

由于原来的马车等运输工具不能满足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集中和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自利的。

与自由只是追求未来的理想不同,在施蒂纳看来,

如此,人就没什么可摆脱的了。可是,他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摆脱、就要对自己的“拘泥于孩子的天真状态进行反思”呢?这是自相矛盾的。

面对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施蒂纳不得不承认,有时,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事物上,这样,人就成了顺从事物、崇拜事物的人。譬如,当人们不能把阻碍自己通过的石头炸开时,当人们围着国家法律打转、无力推翻它时,就是这种情形,这些外在限制作为“未予征服的权力”而存在着。然而,我不会永远做顺从的人,我终将不愿服从“被崇拜的权力”,我会把这些异己的权力变成我的

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加给他仅有的‘独自性’”^[1]，即社会分工造成的他的活动范围的局限。因此，施蒂纳描绘的独自性只能是对分工等经济关系的服从，只能是接受分工强加给他的“独自性”：活动的片面与畸形。他是把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关系、造成个人片面、畸形的关系说成人的个性、独自性了，这表现出他对经济强制的消极服从的保守主义立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施蒂纳认为，“现存关系注定个人所具有的生理的、智力的和社会性的缺陷和束缚是个人的个性和独自性；他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保守主义者，泰然自若地承认这些关系”^[2]。即使他有时想摆脱意识到现存关系

表下!依然在编造与前面相同的谎言!依然谈论"

那种能力!现在被肯定为真正的力量"或者已经存在的某种力量由于限制的取消而增大起来#
人的需要既通过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而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本身又会成为人的一种需要# 由于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一些人的天资'先天禀赋得不到自由发挥和发展!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异己的社会关系的克服!人的各种潜能才能变成实际能力!人已有的能力也会通过社会限制的克服而增大起来# 总之!马克思把自由理解为现实的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改变社会环境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如果没有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没有为满足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积极能动的实践活动!就谈不上自由#

在马克思之前!那些强调自由是权力'力量的哲学家虽然看到了(限制的取消只不过是新的力量产生的结果!但由于他们离开感性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因而对自由的理解也带有抽象的'幻想的性质# 他们(或者把政治看作经验历史的基础"或者像黑格尔那样到处想证明否定的否定"最后!或者!在新的力量已经产生出来以后!像一个无知的柏林小市民一样仅对这种新的力量的产生进行反思# 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力量归根到底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造#

施蒂纳关于自由和独自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和深渊的说法!割裂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关于否定的'消极的自由和肯定的'积极的自由的辩证关系的观点# 施蒂纳从片面的否定的'消极的意义上理解自由!而他的(独自性'观点则带有片面的肯定的'积极的自由的成分# 这些理解都是基于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立场# 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关于独自性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德国小资产者对自己

